

門咫尺帝京臣責在封疆分宜固圉毋震驚  
大內然遼實屏蔽薊門防遼正所以防薊安薊  
正所以安帝京也臣自聞警以來日夕兢兢  
謀所以外修防內備守者不遺餘力督臣汪  
可受有援遼調兵之檄臣雖慮切根本而輔  
車相倚豈容秦越視業如數徵發不敢後期  
比督臣以前月二十七日過遵化與臣相向  
淚漬憤憾已復慷慨籌咨仍慮援兵數寡且  
天津保定更脆弱不足賴臣于本鎮正調五  
千之外復從標下挑選鋒四百五十員名佐  
之其諸可殫一得備緩急如聯絡北關諭檄  
朝鮮赴援急着皆密相啗確不覺達旦臣非  
不欲條舉其槩而以爲責在薊門而侈言遼  
事爲越俎旣急遼左而復總總薊門爲張皇  
故惟緊切實圖之期于慎固防禦毋重貽君  
父憂耳今旣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君命不宿  
于家臣何敢濡滯其行以干嚴譴且山海亦  
臣轄內也第云移駐非必親臨矢石也去遼



尚遠非有利害逼身也臣卽庸愚何至懼怯不前但山海只一鎮城耳督臣見駐劄矣鎮臣朱國良且隨徵調而俱往矣保定鎮臣王宣亦以初九日至關矣丰大山城騷擾已苦不堪臣卽兼程以往何所駐足然此其小者也本月初四日據石塘路稟報夷酋明暗合落赤傳調各處達子隨帶食米盔甲弓箭前往地方聚齊明說打圍暗要做賊又據古北路稟報夷酋看見溫布下部落有二十一夥三十一夥一個一夥各騎馬帶弓箭食米往西行走又據石塘路稟明暗合落赤領達子數百帶盔甲弓箭食米明說在地名白河一帶打圍暗要在石塘東白馬關西地名合大肚犯槍初八日又據古北路稟毛乞炭并溫布挨妖什三家調兵要在十四五前後于西協四路沿邊犯槍初九日據馬蘭路稟奴酋何暈台吉騷腦台吉溫布台吉三個頭兒共湊達子五百餘騎隨帶弓箭要在這月二十



五前後往洪山口東西做賊拿人又差達子  
二百餘騎亦同時往曹家寨古北口墻子嶺  
東西地方竊犯等語又據喜峰路稟報東虜  
插漢王子虎墩兔憨等帶領部落三千餘騎  
到關稱被賴暈反率領達子將我們攔阻不  
放過來索要他家走的兩個老婆偷了他家  
牲口我們復差達子回家取了盔甲殺敗了  
他賴暈反也傳他的達子待我們接包回去  
要與廝殺等語又據潘家口報初六日南門  
外住人金滿煎藥風吹火星沿燒城外關廂  
房屋一百三十餘間南門城樓一座西城角  
更房一間城內營房五十八間等因夫夷狄  
犬羊耳雖豢養馴服然投之以骨則爭而滿  
旦與其子溫布等酋皆狡黠甚強者也年來  
以革賞之故蓄憤深矣故一面講款作搖尾  
乞憐態一面竊犯爲挾增新賞計臣鑒前轍  
力持之幾三年不許加增縷粟其耽耽跳踉  
何嘗一日忘狂逞特以內地戒嚴每每失利



以去如洪山口之斬級五顆墻子路之斬級  
一顆石塘路之斬級二顆生擒四夷潘家口  
之生擒四夷皆近日事也今乘調發之後暇  
知內地空虛乘釁蠢動勢所必至而外夷之  
仇殺卽在關外潘關之火警猶屬非常時當  
督臣遠出鎮臣偕行而臣復移駐山海一切  
調度機宜責之何人且談邊事者只云薊門  
密邇陵京而遵化鎮城之去羅文峪只十八  
里去洪山口只五十餘里去潘家口只九十  
里去喜峰口只一百餘里未必人人知也夫  
此數衝邊者皆隔一垣而與虜隣也薊門以  
匹馬不入爲功則必以匹馬闌入爲罪萬一  
防禦少疎致有潰裂微臣固無所自追旁觀  
持議者肯與臣分任其咎否故按臣王象恒  
有遼左卽危薊門震驚之疏關臣潘汝禎有  
薊門逼近神京宜固根本之疏皆誼切同舟  
故情殷語到願當事者熟察也且臣移駐山  
海未必能濟遼之緩急而去薊鎮則有肘腋



之憂不然臣之急公向不後于諸臣山海非  
鬼國臣何爲而呶呶自取畏縮之譏乎伏乞  
皇上省察勅下該部酌議臣應否移駐山海或別  
有責成如臺臣所云專遣經略到鎮代臣受  
事董邊可恃以無恐臣方可一意東行而無  
返顧之憂則不獨邊關之幸亦微臣之幸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一得以備  
聖裁事頃者奴酋狂逞爲二百五十年所未經見  
主憂臣辱通國皇皇卽臣屢疏謬附于焦頭

爛額之誼無一報可而獨是海運議從督  
臣請餉疏中奉

旨着該部議覆未嘗不嘆

聖意固兵餉之爲惓惓也連日聞登州兵船未必  
堪用而青州樂安縣塘頭民船素慣通海今  
督臣疏又及淮船統在議覆諮詢斟酌顧此  
爲餉之本色計耳而餉之折色先是奉

旨着戶部多方措處昨接

聖諭又令內閣傳知戶工上緊湊處臣托在計垣



正講求措處而未有方也乃戰守機宜有得  
自採聽臣請熟數于前惟我

皇上試垂擇焉大約今日之役募兵未集糗糧未  
儲經略未臨訓練未熟仍利用守而不得轉  
以戰之一字漫爲嘗試于倉皇若募兵旣齊  
糗糧旣備經略旣到訓練旣精卽利用戰而  
不得更以款之一字抱恥貽羞于百世夫戰  
須三面進剿此人人知也乃夷虜交訐將先  
剿夷乎先剿虜乎夷雖暫退而整造梯刀虜  
被勾連而紛紜犯搶今每日見告矣臣謂諸  
虜入犯或權借講賞而延緩解散奴酋大逞  
必全憑用計而深入搗巢此兩言盡之耳蓋  
宰煖二酋係福餘一派虎墩兔憨係擦漢兒  
一派抄花又魁猛可一派各自爲部各自爲  
心雖宰賽近爲奴婿然犬羊有何情誼兼虜  
性多疑而兵法亦曰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儻  
設法行間以攜其交而疑其心能終保無猜  
乎且堂堂天語一大舉虜必且旁觀螭蚌進



退躊躇况其被誘引而來非夫蓄志多年者  
比何不大彰朝廷恩威傳諭諸虜一諭以奴  
狡敢犯天朝目中豈有虜黨奴得志必不能  
並存虜虜于奴豈有利焉再諭我今大舉必  
盡剪滅夷若虜能反攻夷繫奴首于

闕下准照順義王故事許以世受國封三諭爾  
虜今日無非爲要賞耳虜其降心于我也貢  
賞如故若敢據邊窺覷不卽回還者永革貢  
賞仍議剷除虜于此戀貢賞之利而復怵于

剷除之害當必翻然自攜盟約而退者一部  
退諸部俱退然後隨而從事于奴此以逆虜  
攻奴之大略也奴巢距宰賽諸巢有北關爲  
之中隔彼此信使往來非由北關必由內地  
若得將領有心計者設法密擒或令北關就  
近擒之得其相通消耗用我通使假充彼使  
改彼譯書反覆離間妖酋之情可得且奴蓄  
異志四十年濡忍未發慮北關之尾其後也  
今乘虛破撫順覆沒全軍所不卽長驅而猶



荏苒觀望無他志在北關耳若北關危而畿  
左半壁皆非我有不可不蚤爲北關計者况  
奴酋與北關金台失白羊谷相角有年中國  
每季撥火器兵五百爲之防守北關深懷我  
而厚仇奴今合一面爲北關多助援兵旦夕  
隄防或奴西出北關北關卽尾奴追之至大  
征時定借北關兵若干爲鄉導搗奴右脇夫  
北關隣奴北朝鮮隣奴南朝鮮當倭變時受  
我南朝恩厚今合諭之曰汝于屬中故守禮  
義我亦禮義蓄汝奴背恩汝當協力擒奴以  
成數百年忠順我當嘉乃績重乃封典至大  
征時仍調朝鮮鳥銃手二三千同我兵由鴨  
綠從山後進征搗奴左腋此以順夷攻奴之  
大略也凡奴所用皆華人也華人悉我中國  
情形如往時龔姓者事奴雖柄用事而時以  
好語諷諭奴故奴尚戢而不敢逞今龔姓人  
或老且死矣其他爲我中國士若民者必皆  
困厄無聊或懷材抱智斷絕功名之路甘心



爲奴用耳今須懸重賞購得華人之柄用事者細偵奴之謀略而一味設疑用孫子之五間法以繫奴頸况奴貪利嗜殺殺胞弟殺愛妾抄沒部落軍無不切齒憾者彼中無亟欲釋憾而甘心奴者乎聞往時奴中軍干谷里張海輩皆屢到邊與撫鎮道將各官叩頭相見則設法勾引當亦無難夫撫順至奴住牧處二百餘里有五關隘須進一關卽守一關若越關而過恐無歸路凡奴住牧處遠近深淺虛實堅瑕我軍須一一爛熟而非有奴之前後左右人與我同謀誰其悉此者夫奴于我誘之市則市致撫順陷矣誘之追則追致全軍沒矣而我獨無誘奴一法以制奴若多方得奴前後左右人皆爲我用何奴之不可誘者此以奴攻奴之大略也雖然今日之役專主必攻無煩再計乃三路進剿則須多兵多餉多用重臣今大將賴李如栢一人而經略楊鎬尚未知何日到會記朝鮮之役有經



略。有贊畫有叅軍彼從事一路且周詳密慎而况三路耶。舊臺臣劉國縉熊廷弼一以父母之邦倍輸忠悃一以并州之地夙著威名何不及蚤

賜環以需任用而部司中如潘宗顏之生長塞地邊計多聞萬有孚之能讀父書家丁尚在或假以督餉紀功等項名色亦足佐運籌而效一臂至于劉曰梧倏而議鎮邊關倏而借推樞貳當會議而銓臣與事未聞留以待樞貳之推當會推而樞臣畫題未聞留以踐邊關之任止緣大僚落落應手無人一時周章失于明白奏告而從中剖晰乃出自

天語之煌煌目今應否移鎮應否內推當事自應直奏至于樞長黃嘉善聞命飲冰諒在急赴該部仍須馬上速催不許稱疾再辭他若廷臣條議如關內則門庭莫切于薊密而喜峰諸口之必須慎防關外則遠兵或不習地利而東山曠徒之極宜招集諸如此類鑿鑿可



行未聞當事據揭覆奏大抵言官之言取  
旨未易全在當事採擇應酌覆者酌覆應徑行者  
徑行若必候

旨之爲拘拘厝火處堂臣不知其所終矣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遼左孤危已極援兵時  
刻難緩請急調附近南兵水陸並進以保封  
疆事該兵部題稱將登州文登卽墨三營挑  
選一千五百名渡海赴遼應援緣由奉

聖旨是卽便嚴行道將等官將登州等三營內挑  
選各帶盔甲火器卽以原領千把等官或另  
委堪用將領管押勒限從海道渡遼悉聽從  
中調遣不許逗遛觀望事平之日一體從優  
敘錄行糧卽于各軍應得月糧內預支兩月  
抵給文到之日該道府官卽行措處給發不  
得拘攣悞事仍將起行日期給付差官齎回  
投部查考等因移咨到職職看得奴酋犯順  
陷城覆將上厯宵旰勢若燎原凡爲臣子義  
切同仇况山東與遼左一海之隔事在震鄰



患在剝膚該職接報聞警之日預行沿海道將兵馬聽職親行查閱飭備不虞茲者奉

明旨調援該職備查萬曆二十一年倭患方殷山東沿海設兵甚密後因倭平漸行減汰連年災旱每苦無餉以致營伍多虛其登州卽墨文登俱係本地衛所軍兵不堪調遣而登州水營實額止存一千四百五十七員名又將陸地南營內并行挑選湊足如數火藥器械將省城貯備精利者運赴該營職卽星馳赴彼中尅期調發其應用將領中軍等官并預給月行糧銀及發兵日期容職另疏奏報外惟是自古師行糧從而南兵調遣查之節年舊案月行糧等所費頗煩且登州水陸二營共額兵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此兵一遣所存止九百餘名俱挑選遺剩者該郡孤懸三面備禦全空一水之外南有倭東有虜萬一交警則束手坐困無可支撐該職數日以來預慮有此調發必有此空虛與司道再四籌度



真有食不下咽者計一面發兵一面召募雖不能遽足一千五百之數而募補千名以保內地萬不可少乃東省自大祲之後民力竭困今年二麥雖收猶未登場京邊正供尚不能前該營春餉無從支給而司府庫藏俱爲賑荒搜括如洗泰山香稅往額每年五萬餘兩近止六七千至萬金而止纔足額數十分之二至于起解京邊銀兩急比燃眉不可那借此外官如懸罄民若反裘別無一絲一毫可爲借用惟有臨清解部解監稅銀每年約共四萬兩伏乞

皇上軫念東方遼左唇齒之邦與他地不同援發旣不可遲備禦又不可懈俯將前銀暫留應解之數聽職等酌量爲發兵援遼及募兵守登之用庶兵行不匱內地永安而緩急亦有所恃矣蓋簡兵練卒本忠義以激人心諸將士不敢不竭其力惟是餉之一節非預備不能非枵腹可待連年東省之災



皇上所鑒知也至于今日實不能爲點鐵成金之計不得不望恩于我

皇上矣目前切近遼左北則薊門東則登萊最爲要地方兵食之圖勢難需緩職叨疆場之寄不敢不因調遣而慮及于防禦之資也統惟

聖明垂察

○兵部題爲奴酋背逆計在必勦謹按征播征倭事例酌議兵食仰祈

聖斷事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廟算當先定也奴酋世受豢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憤廷議僉謂當殄滅此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剿曰撻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先是臣等會議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議就近調募爲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朝議已決計剿伐非倣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卵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



朝鮮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選馬兵五千山西  
一千今虜封雖定事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  
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遼  
左得援兵之助而西鎮無缺伍之虞或亦可  
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  
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  
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  
陸續募補以便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南  
直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照前例募補又往  
時嘗調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  
輕剽便捷登山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  
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征播此皆  
應議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  
百名陝西甘固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  
入衛兵一千七百名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  
名今延鎮入衛兵馬先調發出關而寧夏陝  
西甘固諸鎮在在多事或未必有兵可借請  
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議各鎮分募若干并買



馬匹各差慣戰將官統領援遼錢糧卽于京邊內開銷亦各鎮纓冠之誼也畿內八府先已行文召募河南山東皆近畿地方亦應分投募兵每州縣不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技藝者如難其選雖平原獨無亦可也如此徵募幾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于橫江一帶礦徒先經移書督撫設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此則在前議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密諭北關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圖報當不後於北關再祈

天語一申諭更嚴重于督臣一紙書也用此十餘萬軍馬豈原議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二十餘金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冒鋒鏑蹈白刃非有厚糈豐犒何以得其死力况安家買馬製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



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未及暮年亦費二百餘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芻加派私貼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銖一粒勢必取索于公家卽以三百萬計猶是大約之數耳蓋當夷虜交訌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旣十餘萬合以遼東堪戰兵不下十二三萬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勦奴酋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非得四五員不可及查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叅二員征倭水陸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效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栢外合再用四員各隸以叅遊等官六員經略標下另設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劉綎杜松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



三員添註五府僉書以備推擇而叅遊都等  
官聽經略督撫便宜委用凡遼將素負勇略  
曾經戰陣廢閑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  
領援兵入援遼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  
也臣部與科道各官更多方諮訪凡立有戰  
功以註誤投閑者皆起送軍前隨宜委用有  
功卽復原官功多仍陞職級前議固有起廢  
一途必攜帶家丁三五百名以上者始得收  
錄其有慷慨功名而貧不能蓄家丁者何自  
致網羅亦不廣矣建議者諄諄以起廢爲請  
此臣所當申議者也從來大征有監軍有贊  
畫此在軍中爲提綱挈領之官更屬喫緊是  
在吏部亟爲推用有應會同都察院者會疏  
上請可也他如練禁兵以重輦轂嚴關防以  
固堂奧布文告以剪其羽翼廣間諜以離其  
心腹事可徑行機難盡洩者臣等不敢一一  
瀆奏惟是徵發之兵幾徧南北續議之餉兩  
倍前䟽事體重大非臣部所敢擅議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再加會議詳確覆請施行

○戶部題爲遼餉孔亟仰遵

明旨那借湊處以濟時艱以重邊計事竊照逆酋  
狂逞陷城隕將東激西挑燄且燎原勢將滋  
蔓宵旰塵封疆之慮簪纓切同仇之恥政天  
厭其惡而棄之時也詰戎兵而行天討寧後  
時哉惟是軍旅之興糧餉爲急諸臣議兵則  
議餉鯁鯁皇皇唯恐悞國家大計借問寺水  
衡未已也而至于請帑情可知矣幸蒙

皇上念餒卒不堪荷戈而空廩無絲裹腹慨發帑  
金十萬兩以鼓士氣壯國威邊臣聞之色動  
而思奮夷虜聞之舌咋而魂銷矣臣部司餉  
者也當會議時餉計百萬而臣部僅以十萬  
計知臣部之匱也今百萬又不可得矣

皇上知此數之必不可少臣部必不能處也屢頒  
明旨一則曰多方措處毋致缺乏一則曰上緊那  
借湊處不得借言遲緩以悞軍機洋洋

聖謨度奴酋之情形爲軍機之緊急量帑藏之虛



實爲措處之權宜籌畫運之掌上符虜恍在  
目中矣臣感激自矢能無說而處此乎夫所  
謂借者非借之本部也又非獨借之北部也  
皇上查得四十二年四十四年以薊鎮宣雲之謀  
南戶兵工三部各有那借俱蒙

皇上俯允湊發幸而邊軍輯寧此往事之明徵也  
彼時憂在我軍其患小尚有同舟之誼此時  
憂在黠虜其患深豈無分炎之心合無於南  
戶部見貯庫銀暫借二十萬兩南兵工二部  
各借一十萬兩共足五十萬之數蓋南北有  
異地而部無異心欲獎帥三軍而紓君父之  
憂遠聽更難安枕庫藏有彼此國計無彼此  
欲剪滅兇醜而圖朝食之慶蓋臣自是關心  
况南戶之豆粟足支數十年究且朽蠹或平  
糶而裒其實或改折而蓋其虛皆可以充積  
貯何憂不足哉其兵部工部時無大緩急事  
而聞各饒于蓄應轉輸以佐軍國之急又無  
俟再計矣至于臣部先奉多方措處之



旨卽督率各司屬日借著而籌緣節年額外浮費  
旣苦于人事額內儉縮復困于天時新例之  
責成于法已無遺利事外之搜索于人又似  
拂情無已則惟以本部之宜入各處之應出  
者嚴爲催解乎查得先年河工借用過河南  
及鳳陽等府解京漕折銀二十餘萬兩年來  
河臣久缺聞河工銀兩積貯頗多應照數刻  
期解還本部以濟急需者一也各省直州縣  
拖欠京邊歷年卽爲帶徵雖有叅罰終鮮實  
效見年徵解多至年終或逾年始至何以濟  
燃眉之急也他如缺員空月稅契贓罰事例  
納班等項并前現徵帶徵凡外府之入盡宜  
刻日起解以濟急需者二也淮安倉四稅銀  
兩除額支運月糧軍外每年約有餘銀六七  
千兩自七事申飭後僅解一次其餘年分俱  
收貯淮庫且有別項借用者矣應劄行該府  
及該倉查出盡解其徐州臨德等倉及鈔關  
凡有贏餘亦宜隨數及時併解以濟急需者



三也兩淮等處各運司鹽法既已大行凡舊  
欠及新引已納在庫者作速起解未納者作  
速徵完刻期解進以濟急需者四也各省直  
漕折銀兩多至愆期未解卽前歲平糶糧銀  
尚有逋負在官者應各行督催以濟急需者  
五也先年東征各省直裁扣衙門各役工食  
節省公費曆日祭祀等項併一切軍興銀兩  
原議事平卽止聞有仍留充本處兵餉者應  
行各省直查出以軍興而佐軍興盡數起解  
以濟急需者六也凡此皆不待設處可朝發  
夕應者是在各撫按司道同心協力毋以秦  
人而作越人肥瘠視也至于清虛冒節浮冗  
搜無碍廣事例等項容臣同各司官按款斟  
酌期在可行有濟實用另疏專請

○江西道御史薛貞題爲奴酋狡謀叵測天兵防  
勦難緩懇乞

聖明申飭固守大張撻伐以安疆圉事竊惟奴酋  
自陷城尅堡覆軍殺將後退出關外勾連諸



虜時出時入若有事若無事議者遂以爲無  
意大舉然不知此政奴之狡詐玩弄嘗試其  
憂更大耳夫建酋本東方虎夷而奴兒哈赤  
又多智而有謀自認質子爲恭順我已墮其  
術中及清河殺戮之慘苟且結局而奴益肆  
然無忌今番突發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豈  
僅僅爲屠陷城堡已耳不過陽爲緩而陰爲  
計或進兵而使我疲或退兵而使我怠其意  
在圖北關耳蓋北關一綫犄角之勢猶足以  
掣奴之肘而尾奴之後儻左窺右伺一折而  
入于奴將東西結成一片更無足爲奴慮而  
遼事去矣遼去而山海薊門危矣尚可悠悠  
忽忽以尋常犬羊視之耶先議守而後議剿  
此廟算之無遺策決勝千里之外者也然而  
制勝之權則在督撫鎮臣尤在經略耳夫督  
臣汪可受出關援遼業已得旨視緩急爲進  
退諒不以逗遛觀望遺君父憂者此無容再  
議矣撫臣李維翰身任封疆全遼百姓皆其



赤子當此殘破之極遼人如在湯火必奮發其精神爲拯溺拯焚之計修城堡安人民增調將士添設道臣凡可以固吾圉而扞夷虜者當無所不用其極奈何平居無事旣弛備以養亂一經敗挫又束手而無策今日報虜至某堡明日報虜至某堡漫云大破打退俟勘實再報竟不言傷虜若干傷軍若干不幾隱匿如清河故事乎夫屠城殞將喪師辱國此在

世宗皇帝時業有明法今卽不宜臨敵而易亦當戴罪立功儻功不足以償罪國憲森嚴誰敢輕貸此撫臣所當自力者也鎮臣李如栢以世將而號能將今茲特當必有一段忠勇可觀者第以新將而用素未練之兵說者以爲兵與將恐不相習然而不然也國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毆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兵訓練于將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而氣色精



明今以如栢才略而總其師指麾變置戎行  
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色者乎惟熟計審處  
一面固守一面謀勦上以報國家下以保身  
名毋委責于人專任于已此則鎮臣所當自  
矢者也至于經略楊鎬朝紳推轂隨請隨報  
固爲急而用之也今將一月尚不聞動靜幸  
奴酋緩兵猶可稍待設使長驅何濟于事該  
部獨不可馬上數日一催乎又獨不可勒限  
急趨赴任乎夫經略未至兵餉未集則當固  
守勿爲賊誘勿墮賊計而輕言戰經略旣至  
兵餉旣集則當速勦勿以小挫而畏勿以小  
勝而驕而輕言款議勦則計兵計餉均不可  
緩而餉尤急諺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蓋言  
餉之當預也近聞薊鎮發援兵于遼數日間  
資糧盡而餓居市食已相顧莫支羣思逃歸  
保河所調兵沿途給路費無幾逃歸者日相  
繼夫小小兵動尚無餉以固其志設異日興  
師數萬令枵腹者砮磬內潰之患豈止敵國



之憂已耶昔唐德宗募兵遣征藩鎮糧餉不  
充以致軍士憤怒瓊林大盈之積卒不能保  
此非殷鑒哉爲今之計必須多議糧餉以待  
考朝鮮之役費近八百萬此豈百萬足以了  
事要在盡力區處先議及各部次及南京又  
次議及各省職猶記向令邢台時庫貯有備  
倭兵餉銀約千餘兩一縣如此則各畿輔內  
可知職又記向按蘇松時有備倭兵餉銀約  
萬餘兩又訪之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此則  
各省又可知若處處搜括此皆見在實數可  
備一時之用儻搜括已盡開呈上覽

皇上尚吝此內帑乎慨然頒發當不俟臣下之喋  
喋矣餉足則當動兵然兵則衆寡相當而勁  
夷如奴遂足取勝乎遼金史言女直兵滿萬  
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跳梁  
輕健無不以一當十而我兵非數倍于奴何  
以當其銳非簡練而精選之何以摧其鋒近  
日募調之兵未嘗臨敵止可守而不足以戰



惟寧夏延綏一帶兵素稱強悍其人日與虜  
狎且喜戰鬥而有節制或量調以備用或令  
杜松廣募壯勇多招夷丁捐厚餉以結其心  
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得實用者至應  
調南北陸諸兵務必拔其尤使人人可戰不  
徒取足于數而惟在于精然後合天下之精  
銳分要路以進借北關爲嚮導令朝鮮爲羽  
翼用橫江亡命之民示復其故土而使之以  
仇攻仇三面夾攻肩背受敵又懸重賞以搆  
之多間諜以疑之有不腹心內潰而望風披  
靡盡掃奴穴而繫奴頸於闕下職不信也  
柰何其異懦畏事者借口釋此爲外懼而欲  
姑置奴酋于不較夫以堂堂全盛之時而令  
么麼小醜橫行無忌殃民損威莫此爲甚若  
不一大創將來遺禍有不可言者矣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首謀叵測虜患方深  
懇乞

聖明直以用人爲安攘第一義事職讀漢史至文



帝時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劉禮徐厲爲三將軍出次細柳壩上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及至武帝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由斯以談凡爲國家者苟將如周亞夫臣如汲黯而用之以禦侮折衝銷于未萌何變之敢圖所謂戰勝于廟廊之上者也今日奴酋橫甚矣其入撫順也殺一大將墮三城損偏裨以下八十餘員屠軍民幾至二萬可不謂得志乎我猶未嘗一矢相加遺也有何畏怯倏爾遁逃此之爲謀殆不可測夫撫順爲酋市賞之處不難一舉而盡付之兵火之中其不貪我市賞甚明也既不貪我市賞必將剝我土地養威蓄銳磨礪以須秋高馬肥進退瀋陽漸窺遼左一帶諸虜層見疊出蠢蠢皆動使之撓我疲我牽制我伺隙觀變有



待而發幾幸一大逞之爲快狡哉酋乎計必  
出此今將何以應之昨觀兵部酌議兵食一  
疏徵發之略帷幄之籌其大槩可覩矣然職  
愚以爲兵惟取于有用宜從少不宜拘于十  
萬也餉不妨于過多宜從寬不必限于三百  
萬也廢將作何安置召募作何訓練器械作  
何修整糗糧作何積蓄進兵作何分布朝鮮  
北關作何指麾一切機宜直候經略至條上  
方略次第行之此不煩再計者若目前喫緊

第一義惟是用人爲汲汲此時朝中見在之  
人內閣止一人尚書止四人侍郎亦止四人  
科臣止七人臺臣領差在京者亦止十人總  
之則不滿三十人也嗟嗟當國家全盛之日  
祖宗累朝之所培養我

皇上臨御以來之所網羅豈其乏人忽至于此聞  
之蠻貊傳笑四夷真是聖朝一大闕事豈不  
痛哉蓋我

皇上深居大內雖寂不聞聲顧往往自神其智自



雄其斷似以人爲不必用又似以人爲不足  
用有不必用與不足用之心橫于中遂視天  
下無一可用之人矣以故密勿之

詔命不宣冢卿之環賜不決總憲之席虛不布臺  
諫之門扃不開各衙門之印劄不予一日如  
是日日如是一人如是人人如是但有剝落  
絕無登庸積薪之嘆時聞空國之形已見羣  
工解體主勢益孤

皇上試一思之其在外廷托重恃力者誰分猷亮  
采者誰明目達聰者誰可備緩急當禍亂者  
又誰也急則露肘終將噬臍嗟何及矣蓋

皇上用人人無不願爲所用者惟

皇上不用人人雖欲爲所用不可得也至人欲爲  
皇上用而不可得天下事尚可爲哉此賈生所以  
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然用人亦何難之有  
一俞枚卜則絲綸之地有人矣一

召趙煥則流均之地有人矣一簡李鋹及劉日  
梧則紀綱之地有人矣一下前咨考選李若



珪等與散館暴謙貞等再聽部院題知考選  
丙辰題留陳胤叢等及在京俸深中行等官  
一併允行則青瑣烏臺之地有人矣他如內  
而部堂左右大小京堂之推外而督撫重臣  
藩臬大吏及二千石之推亦無不隨推隨下  
則百司庶府之間皆有人矣做成箇圓滿世  
界露出一番赫耀聲靈觀聽一新播之塞外  
蠢爾匪茹所不膽寒心戰若崩厥角稽首者  
未之有也內安外攘順治威嚴更何酋虜之  
足慮哉必如是然後可以議兵可以議餉兵  
不容已則餉亦不容已師行糧從軍之制也  
但外府空必索之內帑理勢固然無足怪者  
皇上想亦不得靳內帑之請矣不見戶部遼餉孔  
亟之疏乎所那借者僅十之一已存乎見少  
所湊處者雖云有六是亦畫餅耳西江之水  
耳曾何裨于有無之數哉議餉若此萬一兵  
集而餉不敷餉缺而兵不安必且有望內帑  
爲奇貨而耽耽生心者矣



皇上幸再勿曰空虛空虛云也昔唐德宗時李希烈反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赴京師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珣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赴趨京師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宮從官左右僅百人以幸奉天假令德宗蚤發二庫餉軍斷不至此亂臣賊子敵國外患何代蔑有

皇上尤不可不深長思也雖然畢舉羣策共濟時艱用人以圖安攘者

皇上也同心戮力勿二勿三盡瘁以效忠貞者諸臣也近因遼事一言不合輒紛紛見告比肩事主何忌何嫌不爲壘麓之吹反成水火之勢職實憂之惜之宋當元昊之初叛也韓琦爲陝西安撫使獨薦范仲淹代范雍守延州



後夏人議和琦又請與淹俱出按行一宣撫  
陝西一宣撫河東仲淹請益兵屯河陽琦以  
爲不必請上前議未合退于殿廬中猶爭仲  
淹抱忿欲再請對琦道語琦笑止之會富弼  
贊琦說卒不發兵仲淹亦不以爲忤卽此亦  
可以釋東事之爭矣諸臣第各求如仲淹與  
琦無不可者職雖不肖職心無他惟願與諸  
臣交相勸勉共成國事已耳伏乞

聖明統賜裁察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何宗彥等題爲風霾屢作  
可懼時事孔棘堪憂懇乞

聖明亟渙大號以安人心以杜釁萌以固根本以  
保萬全事祠祭司案呈到部臣等竊見本月  
十九日申時黃霧自東初起頃刻蔽天風霾  
大作日色無光相顧駭愕者久之因追思前  
三月十一日曾見此變匝月餘遂爲奴兒哈  
赤計陷撫順之期喪師殞將應若影響此何  
等變而可令再三見也常聞



祖宗朝每遇一番風霾則申飭一番邊備今邊情  
大可見矣鴟張侮慢目中已無中國東西交  
訖處處戒嚴不啻申飭而豫防之矣而臣所  
私憂不在天變在人心不在外侮之蠢爾在  
根本之空虛也夫所謂空虛者何也曰無人  
也無財也夫中國豈乏人哉山川所鍾毓  
祖宗二百餘年所培植儘足供聖朝之驅策而  
皇上一槩投之間散而不用中國未嘗乏財也孟  
帶九有筐篚萬國農生之工出之商賈通之  
催科者錙銖而取敲扑而斂之儘足供九賦  
九式之出入而

皇上一槩積之朽蠹而亦不用今日曰俟卽查點  
明日曰次第檢發自起經略及二三廢將外  
曾見有破格用一人朝上疏而夕報可者乎  
甚之印剗弗予科抄半停兩咨考選及起復  
散館諸臣守候雲集朝廷曾不得借半箸之  
畫但不思帷幄之中幾人運籌幾人制勝邊  
關之外幾堪將兵幾堪將將甚矣無人堪憂



也今日曰帑銀知道了明日曰庫藏空虛無  
從所處自搜發十萬兩外強半倚辦那借則  
連年進奉是果安在但不思六十萬之發曾  
不足召募之用可能了撻伐之事否昔漢高  
祖用反間割四十萬金授陳平不問所出入  
今以堂堂全盛之天下大張撻伐而終日告  
貧苦寒酸此詎可聞于醜虜耶近聞調援之  
兵行糧不能裹腹中途涕泣有欲自盡且逃  
者至用人押送而行夜則拘防之此不可強  
之赴伍况能使之死敵乎儻在在調兵皆然  
萬一不逞之徒脫巾倒戈適所以召寇而速  
之亂耳至于稅監張燁

諭授虎狼以吞噬之資當此民窮財盡其能堪  
此朘削痛楚不可忍之下當必有竒變出于  
意外是無財堪憂而所以斂財者更可危也  
夫奴酋直一隅之醜耳不愛參貂之餘利招  
納亡命爲中國逋逃主江南猾悍負辜多機  
智者率投其中卽以我中國長技併逞于我



常聞其襲陷撫順之時器械鮮整師律嚴明  
邊關守堡之卒且無不爲所餌誘受其厚賞  
透送情形轉爲嚮導若寬然有餘用也者而  
我中國一味儉嗇怪吝吝官吝賞患寡患貧  
此不待對壘交兵而先聲已自披靡

皇上有人而不用有財而不用言之可爲痛哭流  
涕者此也何不渙然發大號盡下會推考選  
之章使賢才布滿庶位隱然有虎豹在山之  
勢速發內帑數百萬給爲軍興以鼓將士之  
忠勇而資其操縱權稅之使所在罷撤毋致  
朘削貧民毆使從亂其已徵之稅分給調兵  
經過處所充作行糧從厚優恤使人人有感  
激思奮之心仍重懸購募之格有能斬奴酋  
者封之徹侯卽以其地畀之無復挾廉望奢  
如前日所云千兩世職者使天下英雄豪傑  
聞之掩口而裹足一申

命問四方鼓動當自有繫奴兒之頸而獻之

闕下者或不必罄帑發而事半功倍未可知也



陛下有風勵之權不自操之以鼓舞衆心而使風  
霾得橫發以塵溷下土此臣所目觸而心憂  
循職而不能已于聒瀆也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奴酋議在  
必剿兵食計當早決懇乞

聖明立斷以定廟算事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  
建議咸謂不殲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

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職在司戎敢不肅將  
天威咨籌兵食先議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  
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

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算無遺策動不後時然  
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  
力足以吞併諸夷其財力足以糾連諸虜鳴  
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卽以  
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况多不習戰之兵乎  
李如栢生長遼左于奴酋情形甚習具揭到  
臣亦謂須得精兵八萬臣部續議十萬併北  
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



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  
召募尚不滿萬續議徵調又未奉

旨而空言征勦不幾以兵事爲戲乎聞遼人曩時  
應募者一隸兵籍遂同永軍非甚無聊誰肯  
以軍遺子孫者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  
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總募  
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  
之法豐其糧糈而不隸于軍籍鞍馬甲仗等  
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出而應募

矣旣廣募召又不得不急徵調蓋薊保援兵  
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千五百真保  
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  
卽再募萬餘僅得一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  
非徵兵南北安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旣  
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關朝鮮之兵始爲我  
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  
得安家銀五兩盔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  
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馬計募軍二萬



費亦二十餘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各將官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又得二十餘萬先議百萬今止得見銀六十六萬耳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虞脫巾何言剿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及替費各二百餘萬而民間轉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數十年帶甲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楊酋哮賊突發于一旦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之勦播勦寧夏賊易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數千異時王杲王兀諸酋猶且奮其螳臂逆我顏行今奴酋併吞諸酋盡奪其部落是昔止一酋之力而今合數酋之力也故昔之勦諸酋易而今之勦奴酋難臣非不念多徵兵則海內騷動多發餉則國計空虛顧上欲爲朝廷伸撻伐之威下欲爲遼左規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摹倣征播征倭故事指陳其大略如此乃議餉三百萬說者猶謂是書生數米量羹之見也



今祗候十日矣未奉

明旨施行臣自惟知識黯淺惴惴懼無能佐軍國大計度奴雖暫退勢且復逞經略既至而兵餉未集楊鎬故多方略恐亦難于措手臣又何辭于不蚤計之罪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集議當否取候

聖裁一切兵食之計豫爲調度庶廟堂有必勝之策臨事不致倉皇矣

○直隸巡按劉廷元題爲世變在在可慮時政事事宜新懇乞

聖明爲社稷計修常法策交警以弭禍亂事項者姦酋大逞一日而屠三城覆軍隕將殄萬命此亦千古大僇也羽書旁午

皇上始愕胎東顧在廷諸臣蒿目動色其選將則以增設經略總鎮遴材起廢議其聚兵則以募壯士帶家丁議其儲餉則以部寺帑金贖罪開例議其策戰則以兵未集堅壁固圍勢旣昌長驅掃穴議其除戎器則以盈甲出之



府庫火藥矢鏑造之水衡議謀無遺慮矣職  
愚謂便宜欲假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矧闔  
以外轉盼咄嗟情形已換安能偷度督臣暫  
出關料理與經略交代蒐良將鞠精兵觀變  
而動勿泥請

首而坐失當機勿疑掣肘而有碍直前懷忠仗義  
期殲小醜而止寧虜氛旣靖以功罪付之實  
勘可也賞罰欲核重賞廼有死士猛罰庶不  
偷生今失律之法有死無二矣若端以首級

程功未免跋扈惟奉旗摧鋒先登者上賞卽  
通候世爵以全局奏凱論勿以一夫斬馘較  
可也不分力于割級乃得奮勇而陷陣也然  
此門庭之患也都城何地而戒禦全疎窺伺  
可慮諸臣于門禁則以兵部官親領議于啓  
閉則以辰闢酉扃議于冒濫則以清出占役  
議于器械則以預備多積九門議于操練則  
以重總協事權議畫無餘策矣職愚謂內市  
宜罷憶職于四十三年曾驅出各門外貿易



商民樂從其後傳

旨令之復入紛亂而進姦細兇具誰爲檢點此萬萬不可也宿衛宜嚴憶巡視皇城時官不及廝輿軍不滿十之二三旋振旋弛何以護

宸嚴在選材而授按籍而校以克之如符卿熊尙文金吾押牌之申飭毫不假借可然此猶蕭嗇之患也其腹心病根在

皇上轉移間耳建夷狡焉不逞蜂屯鴟張尙未卜所竟而煖宰抄愍諸部落聞且蠢蠢浙閩之倭楚黔苗獯聞且洶洶省直啼饑號寒之孑遺瘡痍未起聞且眈眈際此剝膚燃眉之秋宜勵臥薪嘗膽之志改弦易轍職方謂一切除拜機務無巨無細朝上夕下柰邸報中

奉旨者僅僅經略總戎會議數事耳閣部所籲諸臺省所條陳十無一報也職方謂恤災之蠲賑權稅之荼毒不崇朝而行者行止者止柰何損內帑之毫毛存卮危之金湯尙爾屯膏未見霈發也職方謂召鄒元標史孟麟歐大



倫王德完李騰芳于禁近列劉光復劉國縉  
于行間還劉文炳郭尚賓凌漢翀翟鳳翀等  
于言路以濟時艱柰何熊廷弼之監軍廢將  
之棟用尙爾刻印未聞概俞也豈知在廷臣  
子以枚卜請以補大僚請以下候命候考請  
豈迂遠而不切事情者從來六相五臣謀斷  
相資乃緩急有賴矧國事旁午其需協贊尤  
甚從來六卿九官分任而職業精互叅而忠  
益廣矧封疆孔棘其需共肩尤甚從來青瑣  
蘭臺濟濟鏘鏘補拾各攄見聞更代遞爲激  
揚矧虜情搶攘其需糾彈尤甚諸臣稔悉治  
亂安危之關全懸于此今日喪師辱國政爲  
人賢寥落時事鬱塞故至此則目前之轉禍  
爲福因敗爲功者其喫緊亦不外此

皇上試叅稽古今章疏之滯如斯也揆地之匱如  
斯也大僚之乏如斯也言語之空如斯也內  
帑之盈如斯也歷代治世然乎不然乎

祖宗朝然乎不然乎萬曆初年然乎不然乎胥失



其常安得不自召其變草野之民知有今日  
久矣爲今之計在舉數者交警而致行之而  
又有三要焉一曰旌實心任事之臣均一幹  
濟也而任事者與循職者懸矣與市名者抑  
又懸矣中外文武諸臣豈無介特精明持理  
法以營實事者然利于國利于民不利于狐  
鼠城社一遇清釐而蜚語鼓譟隨之旁觀且  
從而齟齬之所由不得展其施也惟

皇上著爲令廉有真任事者謗書盈篋勿爲投杼  
事完以顯陟隨其後庶豪傑蒸蒸響應耳一  
曰貂璫不預外政大小臣工無論同心堪與  
籌國卽畸見究歸濟事獨此輩叅焉糜金錢  
虛營伍公然無忌迨披瀝叫闈而彼且煬之  
也其自托也完勢必不可問夫都門鎖鑰禁  
地宿衛關繫何如而蠱壞至是良可寒心惟  
皇上著爲令一槩禁革勿與聽各衙門調度整頓  
庶蠱弊可頓洗耳一曰

皇上捐玩世之心



皇上神明天縱何所不矚直徃熙泰而恃英哲方  
曰舉世可弄于掌股也或曰殃孽之象亦氣  
數偶然也又或曰言官痛哭流涕之談直謾  
我嘗我多不盡驗也卽稍稍任意何害乎詎  
知國家禍患發之驟者淺而易救蓄之深者  
蔓而難圖且幸而不驗耳不幸而驗也天下  
事尚可爲哉今固已驗矣圖之此其時矣惟  
皇上懼然憬悟朝兢夕惕修復常法爲期庶國以  
人實政舉民和而可戢戎心于萬一耳是役  
也謂可嘗試浪戰是委駒犢于虎狼之吻也  
禍必不振也謂可苟且結局是損國威而熾  
邊衅也欲偃誅伐五胡雲擾且立見也恡帑  
藏而踟躕是聚羶而來虎視耽耽叢貨而俟  
探丸胙篋之躑躅也驚于邊境不式于廟廊  
是顧蚊蚋之撓其膚未知麤鼠之食其角也  
求之于戈戎馬而不講于任人納諫是治標  
忘本爬搔疥癬而罔念骨髓之潰也非任事  
者實做一番是塵飯塗羹坐而待斃之道也



近倖仍聽縱橫是漁獵幾竭夫澤鼠竊且及  
于膚抉戶揖盜而羗夷接軫輦轂也臣而泄  
泄沓沓是以人國僥倖也義所不敢出也君  
而悠悠忽忽是不正其家之主而欲葺主之  
家將補東而罅西支此而傾彼竊謂噬臍之  
無及也遼東勢屬肩臂安危與共大非朝鮮  
哮播比今日病入膏肓事勢狼狽萬非嘉靖  
庚戌比救焚拯溺卽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而  
尚可抑鼻息于馬上之口嬉狎旦夕效處堂  
燕雀乎塞旣漏之舟維將顛之厦在

皇上自爲計審耳職邊警時聞震鄰爲恐輒陳其  
款款若此



籌遼碩畫卷之四終

藏

知

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